



大學衍義補

自六十二
至六十四

仁12
76
25



門仁12
詩 76
卷 25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二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濬進呈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編也于羣神

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孔穎達曰徧于羣神則神無不徧周禮太司樂云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川澤之示同再變而致山林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二 內外羣祀之禮

一

之示。三變而致丘陵之示。四變而致墳衍之示。鄭
玄曰。積石曰山。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土
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墳。下平曰衍。古之聖賢
祭法所云在祀典者。黃帝顓頊句龍之類。皆祭之
也。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信王
維后。

朱熹曰。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濶廣。嶽之崇高。而
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

臣按。人君有天下之大。則凡在天之下者。昭昭

之際。則有人。冥冥之中。則有神明。而爲人。無一
人之不得其所。幽而爲神。無一神之不受其職。
是在人君懷而來之。柔而安之。不以幽明人鬼
而有間。則信乎有以當

上帝之命。而爲神人之主矣。不然。人怨神怒。而失
其所以爲君之道矣。人君所以懷柔之道。奈何。
吁。有民人焉。則有德以懷柔之。有社稷焉。則有
禮以懷柔之。

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鬴辜祭四方百
物。

吳澂曰。狸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埋之。川澤之祭。其牲玉沈之。醢辜者。披牲胸中。醢磔之曰辜。

臣按。太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狸沈祭山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祭法。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鄭玄曰。四方。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于壇。川谷于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

孔穎達曰。四坎壇。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此四坎壇所祭之神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其全數。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

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封內無此山川則不得祭

臣按祭法謂山林川谷能出雲為風雨曰神則是合山川雲風雨而為一也可見山川者雲風雨之體而雲風雨者山川之用也

本朝合風雲雷雨與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同一壇總名之曰山川壇殆有合于祭法所謂神歟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孔穎達曰法施於民若神農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以死勤事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禹是也禦大菑捍大患湯及文武是也

陳祥道曰法施於民民功曰庸也以死勤事以勞定國事功曰勞也禦天之太菑捍人之太患治功曰力也堯之道至於無能名舜之道至於無為而其所以見祀者止於賞均刑法以義終勤眾事而野死烈者道德之迹迹者祀典之所可載而其為道非祀典之所可盡也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

者有五焉。其下文復歷叙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人。爲君者八人。爲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于此。

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主。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

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爲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於彼。今

郊廟既立於此。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議禮之事。非臣下所當及者。謹述所見如此。或者謂元

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亦皆為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陳澔曰。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

臣按。祀典之大者。其在天者。則為民之所瞻仰。其在地者。則為民之所取財用。其在人者。則為有德有功於民。而除去民之菑患者也。凡此等類。則典禮之所祀。非此等類。則在所廢焉。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

按漢舊儀。脩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大宰為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灋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臣按。秦始王南巡。望祀舜於九嶷。上會稽。祭禹

北魏。文成東巡。歷橋山。祀黃帝。然皆因所至而祀也。未有常典。魏孝文太和始詔。祀堯舜禹及

軌按王恐當作皇

周公然惟用清酌尹祭而已。至隋始定為常祀。祀用太牢而唐因之。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堯以羲仲羲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

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謹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蠲近廟佃戶。充掃除。臣按玄宗時。嘗令歷代帝王廟。每所差側近人四戶。有關續填。其後有勅廢之。至是代宗從道州刺史元結請。而有此舉。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
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隳毀者亦加脩葺乾德元年
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於甲令可舉而行五
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
廟周文王廟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
一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
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高祖太宗十有六
帝各給守陵五戶長史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
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

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
文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
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
元成哀平和殤安順冲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
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
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
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樵採

臣按宋太祖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
致享可謂忠厚之至矣但其所品第者亦有未
盡善者焉其第一等十六帝給民五戶第二等

十帝給民三戶。第三等十五帝給民二戶。皆令有司歲祀。第四等惟禁樵採。無陵戶。無祭祀。其第一等皆創業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卽帝位也。而亦列於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弒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旣命有司。歲時脩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媯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帝。舜帝。夏禹。商湯。商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也。是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

舍豈不大有逕庭哉。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傅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毅趙藺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泰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妊太妣魯太夫妻敬

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衛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括母漢班婕妤馮昭儀王陵母張湯母嚴延平母淳于緹縈也以上竝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為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勳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

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勳德高邁為當時之官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趙奢漢丙吉唐高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為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元稹又其次詔孫贖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禁樵採

臣按宋有司所品第前代功臣烈士為三等皆據其有冢墓存者爾歷代勳德之名固不止此然其所品第者乃一人之見非萬世公論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且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

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史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竝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為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視於天下庶於報祀之典為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名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

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

本朝始詔革天下神封其詔略曰忠臣烈士雖

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

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

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

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

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繆可以為萬世法矣以上忠臣

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尉

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

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

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眾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人之

尚不欲絕種祠繼祠所傳祭者況於國乎

楊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

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繆

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劉向一言枉讀書

胡寅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聖賢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於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匡衡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議。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漢賢大夫。豈谷永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今

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承詔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焉。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脩羣祀。宜享祀者。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使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

軌按酌恐
當作酌

間無不沃酌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
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
所在祠廟略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臣按天下之神祠多矣有一方專祀者又有天
下通祀者專祀者則俾有司考求其所以為神
之故有何功烈有何靈驗始於何代詳著其姓
氏爵位及歷代有無封號其通祀者惟於所生
及遊宦之地詳其始末其他處則著其建置祠
宇歲月及在此靈應之迹命祠部輯為一書以

備稽攷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
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祀

臣按徽宗之世崇尚神怪之事顧於神祠乃加
毀壞其時雖非而所行則是也朱熹謂後世有
箇生的神道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狄仁傑只
畱泰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
害這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者欲人
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
不神可見鬼神不能自神所以神不神由人心

之向背也。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赦皆云歷代聖帝明主忠臣烈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凡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爲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於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卞忠貞曹武惠劉忠

肅備國忠肅諸廟皆

勅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功於國者也此外所謂眞武廟壽亭侯廟五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臣竊以謂古今時世不同而人物不能以不異人物既

異則其鬼神之情狀在古今者亦或不能以皆同也。雖然情狀雖或不同而感通之理則未嘗不一。朱熹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又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爲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相關處嗟乎有天下者

祭百神則

天子者乃百神之主也既爲之主則其氣類與之相關矣夫然則凡在天下之天神地祇人鬼何者而非天子之所主乎

以上論內外羣祀之禮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二終

孔安國曰。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

蘇軾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胡宏曰。國有大事。既告諸祖廟。然後告于天地。以及群神。禮之常也。故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又曰。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上者。咸在其中也。況四時寒暑水旱日月星辰之運。即天神之奧。豈可分裂各為神乎。古者大旱雩于上帝。不曰雩于旱神。可見矣。

朱熹曰。受終觀象。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所主者上帝則餘祭可類也。使後人能解經豈有上帝之紛紛

臣按。王者中天地立。為神人主。是以其初即位也。明則詔告于遐邇之臣庶。幽則祭告于上下之神祇。帝舜受堯之禪。以有天下。受終文祖之後。遂類祭于上帝。謂之類者。意其所祭者。非特一帝也。凡夫后土社稷與夫境內祀典所載者。皆聚合于上帝。而併祭以告之焉。始也受終于文祖。僅告于受命之祖一廟而已。茲于祭帝之次。乃精意以享夫三昭三穆之宗焉。既禮祀矣。於是望祀天下之山川。徧索天下之群神。蓋以道里遼遠。不能親詣。望所在而遙祭之。祀典衆

多恐有或遺按所有而徧及之也。洪惟我
列聖登基之初。首祭告于郊廟社稷。繼遣臣僚分
祭天下山川等神。蓋與有虞之制。越千載而符
合也。或曰。自漢以來。解書者咸從周禮註疏。依
類之類。孔註祭法六宗之宗。蔡傳本朱子非苟
同者。而取之不以爲非。曰神之。大者上帝也。其
次后土。其次五土。五穀之神。舜告攝位。雖山川
群神咸望祭。而徧及之。乃獨遺后土社稷乎。受
終文祖。文祖之外。豈無他祖宗。若曾若祖。若禰
者。而皆不使之與聞乎。胡宏取晉張髦之說。雖

未與周人祖有功。宗有德之制不合。然帝王異世
不相襲禮。其制不必盡同也。孔註謂文祖爲堯
文德之祖廟。有祖斯有宗。合此六宗以爲七廟。
故舜始則受終于祖。繼則禋享于宗焉。註家又
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爲所尊祭。故謂之宗。
嗚呼。后土社稷比之六者。卑邪。胡乃遺之也。况
寒暑卽四時之候。水旱乃雨暘之變。旣祭四時。
則寒暑在其中矣。水乃雨之淫。旱乃暘之亢。不
常有也。古有雩祭。蓋有所因。攝告之際。未水旱
而預祭之。何居。或又謂三昭三穆出於周。非帝

六宗還是
屬乎上帝
者近是以
光武卽位
考之六宗
群神皆從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三 祭告祈禱之禮上

是也

此春王正月之所從始

世制也。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商初已有七廟矣。安知其非承虞夏之遺制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位。故復至文祖告廟。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朱熹曰。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堯廟。如帝之初。即舜典齊七政。脩群祀等事也。

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朱熹曰。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曰。上當有湯字。履

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也速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即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馬端臨曰。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禮墮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

祠而未嘗有祀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推戴卽皇帝位。于泥水之陽。亦不聞有燔柴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凡嗣君卽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

光武卽位于鄗。爲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神俱從。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卽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一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

諸宮觀諸陵。紹興兩攢宮。光宗寧宗亦如之。

馬端臨曰。宋朝登極告祭之禮。惟太祖創業。高宗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禮乎。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邪。

臣按國家之事孰有大於受終繼體者哉。繼天命以出治。承祖宗而踐阼。必行告祭之禮。自堯舜禹湯周武皆然。自秦漢以來。禮文苟簡。乃有行不行者。創業之君出于草創。繼世之君拘於諒闇。遂無一定之制宜。以唐虞之世爲則。蓋舜

受堯禪以姓言則舜與堯異以位言則舜受之堯蓋兼創與繼也方其攝位之初既以告于文祖而徧祀羣神矣及夫堯喪既畢之後而復至于文祖廟而告之焉竊意告祭之禮宜於嗣統之初遣禮官告即位于郊廟社稷羣望分遣近臣徧祭於天下羣神迨夫喪畢之後特於常祀之外如舜格文祖之比擇日躬詣郊廟行禮庶幾合於舜典之義以上告即位儀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泰山也柴望柴燔望祭之秩牲帛祝號之次第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即文用特也特牲

朱熹曰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外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詩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陳澧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為巡守也以上巡守出告儀

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大保先
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
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
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孔安國曰。成王從鎬京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
王廟。

蔡沈曰。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
王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
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
市之位。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周

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郊祭天地也。故用
二牛。社祭用太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禰。則躬行祭祀。
告於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爲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遷主乎。以上營
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赤色。

王命作冊逸史佚也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清廟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

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

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蔡沈曰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

祭也逸祝冊者史佚為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末記祝冊事既曰惟告周公其後

又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為尊周公立其後為

魯侯蔡傳以為命周公治洛畱守其後考之經

文無畱守意而禮有賜爵祿於太廟史由君右

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

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徧也來宣布也文武受

命召公康公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肇

開也敏戎也汝也公功也錫爾祉賜也爾圭瓚一也自

告于文先德者人先祖之有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

康公也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朱熹曰詩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

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爲楨幹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汝召公之事且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汝以祉福如下所云也。故又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

宣王之賞如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于東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掌書者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也奠于其廟。

孔穎達曰君尊上爵賞於廟不自專故民知施必由尊也。

陳祥道曰。施爵賞者。必於太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所以明父子之賢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闕之策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燕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燕王北土。廣陵王南土。世世為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當時必有告廟之禮云。以上廟封之儀。

湯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帝神后。后土也。請罪有

夏。以與爾有眾。請命。

蔡沈曰。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

泰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致也天之罰。

蔡沈曰。冢土。太社也。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地神祇。以爾有眾。致天之罰於商也。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孔穎達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舉武王告神之語。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賈公彥曰。王出六軍。親行征伐。故曰大師宜于社。

者。軍將出。宜祭于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也。造于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

用命。賞于祖也。設軍社者。社在軍中。非常而祭。曰

類。將有事于四望者。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也。

獻于社者。征伐有功。獻捷于社也。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陳澔曰。禡者。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吳澂曰。遷廟主。謂禘禘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

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亦有齋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嘗有當毀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陳澔曰。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

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

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

臣按先儒謂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

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祭肉。戎

有受脰。宜社神之太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燔。兵戎之祭。則有受

脰。此是交神之太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

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

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太司馬職奉

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
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
車主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
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以上師
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庭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
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

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
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
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
與為百穀祈膏雨於啟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
為民之心切遠也

吳澂曰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龍見者孟夏建
巳之月也雩者過時故書魯有舞雩壇蓋祀帝于
壇如郊焉而用盛樂歌舞於壇上故名其壇為舞

雩而日亦如郊之用辛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陳澔曰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雩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季秋之月大饗帝。

陳澔曰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

方慤曰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陳澔曰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爾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雩而謂之宗尊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祭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為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為壇以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三
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太雩之祭，備盛樂，集群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為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徃徃假異端之術，為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蠹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

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臣請於郊兆之旁，擇地以為雩壇，命禮官參酌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以上太雩之祭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三 終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四
以上祭古補新之禮
天心以凝而德之升
土氣
古今聖為文廟神廟五夏以終又思所以早
聖而欲於此之義野故以祭禮命命新古
和上帝之靈不以精潔而以此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四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濬進呈

治國平天下之要

秩祭祀

祭告祈禱之禮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朱熹曰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禱，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

軌按詩註
後下有世
字

臣按高禘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其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也時維姜嫄高辛妃生民

如何克禋精意以享之克祀祀也以弗弗之言無子求有子也

履踐也帝武迹也敏拇也攸動也介大也攸止載震也載震振也載夙

也載生養也載育養也時維維也后稷

朱熹曰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禘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

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禘前也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其候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燕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

高禘先禘之神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韜弓衣也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

陳澧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

為祠禘祈嗣之候古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

禮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郊禘后妃帥九嬪

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

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為祥。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為帝嚳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為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

陳澹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

至之時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源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按不孝有二。無後為大。蓋祖宗一氣相傳。自開闢天地有人類以來。至于今日。生生禪續。之不已。一旦至我身而闕絕焉。豈非大變事乎。矧有天下之大宗社之重。將以綿千百世之宗支。而為億兆生民之主宰者。尤不可不加之意焉。然是事也。雖若人為。而實由乎天。是以自古聖王制為郊禱之祀。以為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

物類精意以禮之備禮以祀之庶幾高高在上者或有所聞而冀有感格之祥後世不知出此乃信方士之惑而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吾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竊以為古者祀高禩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況郊在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為禩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禩配庶于行禮為宜以上高禩之祀

周禮太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謂五嶽四瀆四鎮

鄭玄曰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賈公彥曰四望者不可往祭四向望而為壇祭之凶謂年穀不熟災謂水火

陳祥道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於羣神而祭之陳樂而不懸廢樂而不鼓告以其凶裁或言旅或言大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

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人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同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衆人言旅而上帝獨言類所以尊帝也

賈公彥曰。大裁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祇。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以小宗伯為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曰禴。四曰祭。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禴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祭若春秋祭祭之屬。

春秋左氏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

孔穎達曰。祭是祈禱之小祭耳。若大旱而雩。則徧祭天地鬼神。

梁山崩。晉侯景公召伯宗大重人絳人乘重載之車者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降服損盛乘緦車無

徹樂出次舍于郊祝幣陳玉帛史辭俗文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心。齊侯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臣按。人君因災異。脩德正事。以回天意。可也。若

大學衍義補 卷六十四 五
之何禳之嗚呼。上天之怒而示之以懸象。豈祝
史之所能回哉。
朱熹言于其君曰。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
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
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乃舍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
之實。而僣褻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
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
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
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祭于山川。而反求諸淫祀
之鬼。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繆。

臣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固雖天數之或然。然
亦未必非人事之所致也。是故國家有凶災之
故。其大者。則有旅祭。其小者。則有禋祭焉。然其
將祭也。則必去盛饌。損盛服。乘素車。撤音樂。舍
于外郊。陳其玉帛之幣。致其自責之辭。庶幾或
有所感格於冥冥之中焉耳。苟或不自脩省。而
徒事乎禱祈牲幣之間。烏能有所感格哉。後世
此禮不明。遇有凶災。徃徃假異端之徒。按其科
範。誦其經呪。不求之懸象之天。而求之土木之
偶。其為誣瀆甚矣。
以上祭祭
祭告祈禱之禮下

求三主不
妄祈也以
身代不詞
費也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不悅也公為三壇同墠。除也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置也以禮神。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太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也。武王遇厲也。虐也。疾若爾三主是有丕也。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

蔡沈曰。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歿。史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藏於金縢之匱。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丕子。元子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主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

元子。三主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身。

臣按或問程頤。周公欲代武王死。其知命乎。頤曰。只是要代兄。豈更問命。或又問朱熹。亦有此理否。熹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楊時謂。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為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為之。吁誠之一言。其感格上天之本乎。世之匹夫匹婦。固有一念之誠。可以感動天地者。況聖人乎。是則君父有疾難。臣子以誠切之心。為禱籲之舉。則固有感通之理也。然必至誠真

切然後可以禱之不然則流于王莽之偽矣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鄭玄曰盡孝子之情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禱福也祠報福也之

事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鄭玄曰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病求廖也

祠報福

賈公彥曰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捍惡之未至禴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却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

男巫春招招吉弭去禍以除疾病

胡宏曰君天下欲仁其民者雖醫卜祝史之流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災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是巫之設凡國之祭望喪事禴禳祈禳無不與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故孔子論人之不可無恒以巫醫並言而先乎巫孟子論術之不可

不擇以巫匠並言而不及乎醫蓋以禱于上下神祇其責尤重也後世巫不設官而禴祭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為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為之世之儒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為幻誕矯誣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朱熹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歎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也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

又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

臣按疾病而行禱乃人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
且爲之蓋有此理也後世行禱之禮不傳而佛
老之徒遂假之以爲齋醮之科臣子迫切之情
顛告無所徃徃資之以殫吾情遂爲人世常行
之事今古禮不可考而巫氏所招弭者世不復
知其何法請如金滕設爲壇墀珪璧之植秉雖
不能盡備然用牲幣以將吾誠假祝冊以達吾
意于以告乎宗廟之親于以顛夫上帝之尊于
以徧夫當祀之神庶幾古人疾病行禱之遺意
以上疾
病行禱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也難也以索也室歐疫

鄭玄曰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歐疫癘之鬼如今
魁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音那九門磔裂牲謂攘除禍
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難劓磔

鄭玄曰季春之月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伏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歐
疫以逐之仲秋之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

尸之氣。季冬之月。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皆爲厲鬼。隨強陰將出害人。

陳澔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畢癘氣也。季春命國儺。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季冬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崩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熹曰。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漢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儺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儺子和。嚙呼。

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
雜水中

臣按。讎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
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三時。季春行于國中。
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讎。則通上下行
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
理也。若無此理。聖人豈苟於同俗者哉。漢唐以
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
掖爲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偏盛。
不能無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

人至遣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
子者。張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
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
是亦關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太讎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馬端臨曰。太史公作封禪書。以爲古受命帝王未
嘗不封禪。且引管仲答齊桓公之語。以爲古封禪
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蓋出於齊魯
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
言爲正。

引經傳以
文其諂說
此古今無
作備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
岱宗。是為巡守。而鄭玄引孝經鈎命決云。封于泰山。
考績燔燎禪於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
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
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奏。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
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胡寅曰。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徃徃行之。曾無一人
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
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博聞寡要。不

知折衷于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
古言以祛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其侈
心。千乘萬騎。巡狩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
祕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

臣按。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
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
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
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于長生。不歿為國。
至于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為之者。
縱為之。然亦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四
服食藥物徵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來千餘年矣。有國家者。未見一人過百年而不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于全其天。愛民而至於過其曆。真誠有是理。亦真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于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祕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於心。知其必無驗之於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為矣。以上封禪

以上祭告祈禱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四 終

大學衍義補

卷之六十四

祭告祈禱之禮下

七

六十八雜